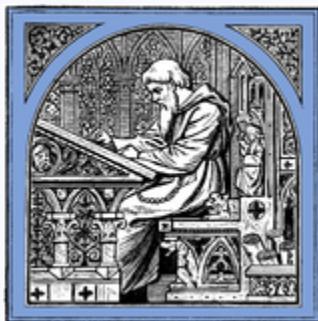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演義/027



以2024年9月7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第二十七回 戰湖口李司令得勝 棄  
江寧程都督逃生

卻說旅長林虎，本與李烈鈞同黨，李至湖口，早已暗招林虎，令率軍前來援助。林即率眾北行，逾沙河鎮，直赴湖口，偏被九江鎮守使李純，派兵堵住。至此見李純一軍，實是要著。李烈鈞明知李純前來，是個勁敵，早運動歐陽武，迫他撤回。李純不肯回師，更兼北京政府，及武昌黎兼督，都飭他留駐防變，所以養兵蓄銳，專待林虎到來，與他角鬥。林虎既到湖口，怎肯罷休，便直逼李純軍營，開槍示威，李純手下的兵弁，已是持槍整彈，靜候廝殺，猛聞槍聲隆隆，即開營出擊。兩下交戰多時，不分勝負，各自收兵回營，相持不退。當由李純分電告警，越日，即電傳袁總統命令云：

前據兼領湖北江西都督事黎元洪，先後電稱：「據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電，因近日亂黨挾帶巨資，前來九江湖口，運動煽惑，約期舉事，懇請就近酌派軍隊，赴潯鎮懾，即經派兵前往；嗣據江西護軍使歐陽武電阻，已諭令前往軍隊預備撤回各營等語；茲又據黎兼督暨鎮守使李純，先後電陳，李烈鈞帶同外國人四名，於本月八號晚乘小輪到湖口，約會九十兩團團長。調去輜重工程兩營，勒令各台交出，歸其佔領，以各營扼紮湖口，遍布要隘，分兵進逼金雞砲臺。德安之混成旅，並向沙河鎮進駐。該鎮南之贛軍隊，突於十二日上午八點鐘開槍向我軍進攻，且以湖口地方，宣佈獨立等情」，閱之殊深駭異。李烈鈞前在江西，擁兵跋扈，物

議沸騰，各界紛紛吁訴，甚謂李烈鈞一日不去，贛民一日不安。本大總統酌予免官，調京任用，所以曲為保全者，不為不至。且為贛省計、深恐興師問罪，驚擾良民，故中央寧受姑息之名，地方冀獲救安之慶。

不意逆謀叵測，復潛至湖口，佔據砲臺，稱兵構亂，謂非背叛民國，破壞共和，何說之辭？可見陳廷訓電稱運動煽惑，約期舉事，言皆有據。似此不愛國家，不愛鄉土，不愛身家名譽，甘心畔逆，為虎作倀，不獨主持人道者所不忍言，實為五大民族所共棄。值此邊方多故，應付困難，雖全國協力同心，猶恐弗及，而乃幸災樂禍，傾覆國家，稍有天良，寧不痛憤？李烈鈞應即褫去陸軍中將並上將銜，著歐陽護軍使及李鎮守使設法拿辦，其脅從之徒，自願解散，概不深究，如或抗拒，則是有心從逆，定當痛予誅鋤。並著各省都督民政長，剴切曉諭軍民，共維秩序，嚴加防範。本大總統既負捍衛國民之職任，斷不容肇亂之輩，亡我神州。凡我軍民，同有拯溺救災之責，其敬聽之！此令。

李純閱罷，當將命令宣示軍士，軍士愈加憤激，即於是日夜間，磨拳擦掌，預備出戰。到了天曉，一聲令發，千軍齊出，好似排山倒海一般，迫入林虎軍前。林虎亦麾軍出迎，你槍我彈，轟擊不休，自朝至午，尚是死力相搏，兩邊共死亡多人，林軍傷斃尤眾。看看日將西昃，李軍槍聲益緊，林軍子彈垂盡，任你著名閩中的林虎，也不能赤手空拳，親當彈雨，只好下令退兵。這令一下，部眾慌忙回走，遂致秩序散亂，東奔西散，好似風捲殘雲，頃刻而盡。

李純督軍追了一程，方才回營，當即露佈告捷，時袁總統已任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，整隊南下，來助李純，歸黎副總統節制，並命為宣撫使，與歐陽武等妥籌善後事宜。歐陽武已自做都督，豈老袁尚在未知？黎聞此令，當將歐陽武情狀，據實電達中央，袁總統又下通令道：

共和國民，以人民為主體，而人民代表，以國會為機關。政治不善，國會有監督之責，政府不良，國會有彈劾之例。大總統由國會選舉，與君主時代子孫帝王萬世之業，迥不相同。今國會早開，人民代表，咸集都下，憲法未定，約法尚存，非經國會，無自發生監督之權，更無擅自立法之理，豈少數人所能自由起滅？亦豈能因少數人權利之爭，掩盡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？此次派兵赴潯，迭經本大總統及副總統一再宣佈，本末了然。何得信口雌黃，藉為煽亂營私之具？今閱歐陽武通電，竟指國軍為袁軍，全無國家觀念，純乎部落思想，又稱蹂躪淫戮，廬墓為墟等情，九江為中外雜居之地，萬目睽睽，視察之使，絡繹於途，何至無所聞見？陳廷訓之告急，黎兼督之派兵，各行其職，堂堂正正，何謂陰謀？孤軍救援，何謂三道進兵？

即歐陽武蒸日通電，亦云李烈鈞到湖口，武開兩團往攻等語，安有叛徒進踞要塞，而中央政府，該管都督，撤兵藉寇之理？豈陳廷訓、劉世均，近在九江之電不足憑，而獨以歐陽武遠在南昌之電為足信？豈贛省三千萬之財產，獨非中華民國之人民？李純所率之兩團，獨非江西兼督之防軍？歐陽武以護軍使不足，而自

為都督，並稱經省會公舉，約法具在，無此明條；似此謬妄，欺三尺童子不足，而欲欺天下人民，誰其信之？

且與本大總統防亂安民之宗旨，與迭次之命令，全不相符。捏詞誣蔑，稱兵犯順，視政府如仇敵，視國會若土苴，推翻共和，破壞民國，全國公敵，萬世罪人，獨我無辜之良民，則奔走流離，不知所屆，本大總統心實痛之。若非看到後來，則此等命令，真若語語愛民。本大總統年逾五十，衰病侵尋，以四百兆人民之付託，茹苦年餘，無非欲黎民子孫，免為牛馬奴隸。此種破壞舉動，本大總統在任一日，即當犧牲一切，救國救民，現在正式選舉，瞬將舉行，雖甚不肖，斷不至以兵力攘權利。總統已是囊中物，安得不爭？況艱辛困苦，尤無權利之可言。由總統過渡，即成皇帝，安得謂無權利？副總統兼圻重任，經本大總統委托討逆，責有攸歸，或乃視為鄂贛之爭，尤非事實。仍應責成該兼督速平內亂，拯民水火，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，毋視中華民國為一人一家之事，毋視人民代表為可有可無之人。你不如此，誰敢如此？我五大族之生靈，或不至斷送於亂徒之手。查歐陽武前日電文，詞意誠懇，與此電判若兩人，難保非僉壬挾持，假借民意，俟派員查明，再行核辦。此令！

令甲迭下，戰鬪已開，林虎軍已經敗走，李烈鈞尚據湖口。段芝貴率兵南下，會同李純軍，一同進攻。黎副總統又撥楚豫、楚謙、楚同各兵艦，共赴九江，且委曹副官進解機關炮八尊，快槍五十支，子彈十萬粒，逕達軍前，接濟軍需。看官！你想湖口一區，並非天險，李烈鈞孤軍佔據，隨在可危，怎禁得袁黎交好，用了全

力搏獅的手段，與他對待呢。李烈鈞自取敗徵。黃興、柏文蔚、陳其美等，急欲援應李烈鈞，分頭起事，黃圖江寧，柏圖安徽，陳圖上海。為牽制袁軍計，當湖口交戰這一日，黃興已自上海到浦口，運動江寧第八師，闖入督署，脅迫程德全，即日獨立，手中各執後膛槍，矗立如林，聲勢洶洶，囂張的了不得。程德全未免心慌，但又無從趨避，只好按定心神，慢騰騰的走將出來問明何事。軍士舉了代表，抗言袁違約法，跡同叛國，應請都督急速討袁，驅除叛逆等語。程德全遲疑半晌，方道：「諸君意思，亦是可嘉，但也須計出萬全，方好起事，目下尚宜靜待哩。」言未已，驀見有一革命大偉人，踉蹌趨入，竟至程都督前，跪將下去，程都督猝不及防，還疑是一時看錯，仔細一瞧，確是不謬，當即折腰答禮。看官道來人為誰？就是前南京留守黃興。突如其來。兩人禮畢起來，方由程督問明來意。黃興一面答話，一面流淚，無非是決計討袁的事情。欲為偉人，必須具一副急淚。程督暗想，我今日遇著難題了，不允不能，欲允又不可，看來不如暫時讓他，待我避至滬上，再作區處。計畫已就，便對黃興道：「克強先生，有此大志，不愧英雄。但兄弟自慚老朽，眼前且有小恙，不能督師，這次起事，還是先生在此主持，我情願退位讓賢，赴滬養痾哩。」黃興聞了此言，恰也心喜，假意的謙遜一回，至程德全決意退讓，便直任不辭。程遂返入內室，略略摒擋行李，帶了衛隊數名，眷屬數名，竟與黃興作別，飄然而去。跳出是非門，最算聰明。黃興便佔據督署，總攬大權，除宣佈獨立外，凡都督應行事件，均由黃一手辦理。陳其美、柏文蔚等，聞興已經得手，隨即獨立。陳在上海設立司令部，懸幟討袁，柏由上海至臨淮關，亦張起討袁旗來。又是兩路。又有長江

巡閱使譚人鳳，及徐州第三師師長冷揆，均有獨立消息，警報與雪片相似，紛達北京。袁總統即任張勳為江北鎮守使，倪嗣衝為皖北鎮守使，並特派直隸都督馮國璋為第二軍軍長，兼江淮宣撫使，指日南行。又恐兩議院國民黨員，導入黨人，擾及都門，因特召卸任總理趙秉鈞，命為北京警備地域司令官，陸建章為副，防護京師。前情後案，一筆勾銷，趙秉鈞又可出頭。適程德全到滬，電達京師，報稱江寧被逼情形。

袁總統即指令程德全道：

據國務院轉呈江蘇都督程德全十七日電稱：

「十五日駐寧第八師等各軍官，要求宣佈獨立，德全舊病劇發，刻難撐拄，本日來滬調治。」又應德閱電稱：

「率同各師長移交都督府」等語。該都督有治軍守土之責，似此稱病棄職，何以對江蘇人民？姑念該都督從前保全地方，輿情尚多感戴，此次雖未力拒逆匪，而事起倉猝，與甘心附逆者，迥不相侔。應德閱因事先期在滬，情亦可原。該逆匪等破壞性成，人民切齒，現在江西、山東兩路攻剿，擒斬叛徒甚多，湖口指日蕩平。張勳前隊已抵徐州，著程德全、應德閱，即在就近地方，暫組軍政民政各機關行署；並著程德全督飭師長章駕時等，選擇得力軍警，嚴守要隘，迅圖恢復。一面分飭各屬軍警，暨商團民團，防範土匪，保護良民。該都督民政長職守攸關，務當維繫人心，毋負本大總統除暴安良之本旨。一俟大兵雲集，即當救民水火，統一國家。該都督民政長，尚有天良，其各體念時艱，勉期晚蓋！此令。

程應兩人，接到此令，就在上海租界中，暫設一個臨時機關，辦理事件。越宿即有江寧傳來急報，南京四路要塞總司令吳紹璘、講武堂副長蒲鑑、要塞掩護第二團教練官程鳳章等，統被黃興殺死。程應復聯銜電達，袁總統即命將黃興所受職位，一概褫去，連柏文蔚、陳其美二人，亦照例褫奪。並飭馮國璋、張勳兩軍，趕即赴剿，又有通令一道云：

前南京留守黃興，自辭卸漢粵川路督辦後，回滬就醫，本月十二日，忽赴南京第八師部，煽惑軍隊，迫脅江蘇都督程德全，同謀作亂。程德全離寧赴滬，黃興捏用江蘇都督名義，出示叛立，自稱討袁軍總司令，其與湖口李逆烈鈞電，有「江蘇宣佈獨立，足為公處聲援」之語。又迭派叛軍攻擊韓莊防營，遣其死黨柏文蔚，盜兵臨淮，陳其美圖占上海，唆使吳淞叛兵，炮擊飛鷹兵艦，在寧戕殺要塞總司令吳紹璘，講武堂副長蒲鑑，要塞掩護團教練官程鳳章等多人，並在滬聲言外人干涉，亦所不恤，必欲破壞民國，糜爛生民而後快。逆跡昭著，豺虎之所不食，有昊之所不容。查黃興亡命鼓吹，本以改良政治為名，乃凶狡性成，竟於已經統一之國家，甘心分裂，自南京留守取消以後，屢遣叛徒，至武漢起事不成；又遣暗殺黨至京行刺被獲，侵蝕南京政府公款，以糾合暴徒，私匿公債票數百萬，派人運動各省軍隊，政府雖查獲證據，未經宣佈，冀其良心未死，或有悔悟遷善之一日，乃政府徒蒙容忍之名，地方已遭蹂躪之禍，該黃興、陳其美、柏文蔚等，明目張膽，倒行逆施，各處商民，怨恨切骨，函電紛紛，要求討賊。比聞金陵城內，焚戮無辜，又霸佔交通機關，敲詐商人財物，草菅人命。因一己之權利，毒無限之生靈，播徙

流離，本大總統惻然心痛，凡我軍民怒目裂眦，著馮國璋、張勳迅行剿辦叛兵，一面懸賞緝拿逆首。其脅從之徒，有擒斬黃興以自贖者，亦予賞金。自拔來歸者，勿究前罪。本大總統但問順逆，不問黨類，佈告遠邇，咸使聞知。

是時馮國璋、張勳等，奉令登程，先後南下。張勳越加奮勇，星夜向徐州進發，他因辛亥一役，被南軍驅出南京，時時懷恨，此次公報私仇，恨不得插翅南飛，把一座金陵城，立刻占住。一到韓莊，正與黃興派來的寧軍，當頭遇著，他即麾令全軍，一齊猛擊，寧軍也不肯退讓，槍炮互施。兩軍酣戰一晝夜，殺傷相當，惱動了張勳使，張勳已加勳位，故稱勳使。怒馬出陳，自攜新式快槍，連環齊放，麾下見主將當先，哪一個還敢落後？頓時衝動寧軍，奮殺過去。寧軍氣力漸疲，不防張軍如此咆哮，竟有些遮攔不住，漸漸的退倒下來。陣勢一動，旗靡轍亂，眼見得無法支持，紛紛敗走。張勳追至利國驛，忽接到郵信一函，展開一閱，內云：

張軍統鑒：江蘇、江西，相率獨立，皆由袁世凱自開釁端，過為已甚。三都督既已去職，南方又無事變，調兵南來，是何用意？俄助蒙古，南逼張家口，外患方亟，彼不加防，乃割讓土地與俄，而以重兵蹂躪腹地，喪亂國民，破壞共和，至於此極，誰復能堪？九江首抗袁軍，義憤可敬，一隅發難，全國同聲。公外察大勢，內顧宗邦，必將深寄同情，克期起義。嗚呼！

世凱本清室權奸，異常險詐，每得權勢，即作好慝。戊戌之變，尤為寒心。前歲光復之役，復愚弄舊

朝，盜竊權位，繼以寡婦可欺，孤兒可侮，既假其名義以御民軍，終乃取而代之。自入民國，世凱更無忌憚，陰謀滿腹，賊及太后之身；賄賂塞途，轉吝皇室之費。世凱不僅民國之大憝，且為清室之賊臣，無論何人，皆得申討。公久縮軍符，威重宇內，現冷軍已在徐州方面，堵住袁軍，公苟率一旅之眾，直搗濟南，則袁軍喪膽，大局隨定，國家再造，即由我公矣。更有陳者：

興此次興師，惟以倒袁為目的，民賊既去，即便歸田。凡附袁者，悉不究問。軍國大事，均讓賢能。興為此語，天日鑒之，臨穎神馳，佇望明教。江蘇討袁總司令黃興叩。

張勳閱畢，把來書扯得粉碎，勃然道：「我前只知有清朝，今只知有袁總統，什麼黃興，敢來進言？混帳忘八！我老張豈為你誘惑麼？」**確肖口脛**。遂命兵士暫憩一宵，明日下令出戰。到了晚間，忽由偵卒走報，徐州第三師冷遙，來接應叛軍了。張勳道：「正好，正好，我正要去殺他，他卻自來尋死了。」小子有詩詠張勳道：

奉令南行仗節旄，乃公膽略本龕豪。

從前宿忿憑今泄，快我恩仇在此遭。

欲知此後交戰情形，且至下回續敘。

李烈鈞發難江西，已落人後，黃興、柏文蔚、陳其美等，更出後著，如弈棋然，彼已布局停當，而我方圖

進攻，適為彼所控制耳。袁恐九江之亂，先遣李純以鎮之，防上海之變；更派鄭汝成以堵之，張勳扼江北，倪嗣衝守皖北，已足制黨人之死命；加以段芝貴、馮國璋之南下，為夾擊計，前可戰，後可守，區區內訌，何足懼耶？且所遣諸人，無一非心腹爪牙，而又挾共和之假招牌，保民之口頭禪，籠絡軍民，安有不為所欺者？彼李烈鈞、黃興、柏文蔚、陳其美等，威德未孚，佈置未善，乃欲奮起討袁，為第二次之革命，適足以取敗耳。惟程德全之棄江寧，尚為袁所不料，袁於此亦少下一著，袁殆尚有悔心乎？

[返回頁首](#)

[◀上一回](#)

[下一回▶](#)

[民國演義](#)



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并且于1929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# 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<sup>[1]</sup>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<sup>[2]</sup>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<sup>[3]</sup>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<sup>[4]</sup>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Rocket000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
- 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